

梦里莲花

■李慧星

读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,只知道名人的月夜荷塘与自家门前的藕塘没有区别。月亮出来了,藕塘里蛙鼓蝉鸣,萤火虫在荷叶与荷花之间起舞,忽明忽暗,时远时近。嘴馋了,顺手摘一个莲蓬,一边吃一边听老人讲月亮里的故事。读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,才知道莲花是文学家用来欣赏自喻,托物言志,抒发感情的。

我之爱莲,源于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在乡镇工作,每逢盛夏来我家,不是送一把莲蓬,就是送两斤去壳莲肉。哪怕到了隆冬腊月也不忘送点莲芯荷叶茶和莲藕之类,弄得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莲藕系列农产品。

“你哪有这么多的莲子呀?”我不解地问同学。“我工作的乡镇有一千多年种莲的历史,种了许多的湘莲。”同学很自然地回答。

忽然有一天接到同学的一封信:“我不想活了,这个星期天如果见不到你,你就再也见不到我啦!”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,没有电话联系。我当即请了一天假,坐长途汽车赶到他工作的乡里。原来同学失恋了。他苦苦追求了一年的女孩子在另一个乡工作,由于两人都在乡下,女方家长不同意他们再来往。“她是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,外语系的。”同学说:“你肯定认得,她是外语系的系花。”

随着同学的介绍,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。她是高中毕业时考上大学的,所以年纪很小,而我们多数是下放当知青,或者当了工人才考上大学,进校时年纪很大了。她们的教室就在我们的梯形教室旁边,每次上课都要从那经过。而每当她要进教室时,都会引来中文系男生们的驻足流连。那时我们的宿舍侧面是一个排球场,而她很喜欢打排球。一般晚饭后都可看到她的身影。魔鬼般惹火的身材,修长的大腿,只要是她跳起扣球,观战的男同胞们就会荷尔蒙激增,“好球!好球!”的欢呼声就会在球场四边响起。后来只要她在场上,过路的同学都会喊“好球!好球!”再到后来,“好球”就变成了她的雅号。

一生守护

■刘 丹

2017年6月,我终于怀孕了!母亲浮肿的脸上泛出了欣喜的笑容,与肺癌顽强斗争六年的她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随后的日子,母亲病情时好时坏,只要她精神好一点,都会陪伴在我身旁照料着,尽管有些吃力。那时正是盛夏,母亲稍微动一动都会出一身虚汗,我总劝她别忙活,我自己能行的。可她却不听,生怕错过什么似的。

一天下班回家,母亲笑嘻嘻地给我端了一碗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,因为病情影响了她的味觉,做得显然没有从前的好吃。我强忍住眼泪吃完后躲进房间,哭得稀里哗啦。

到了冬天,是我孕期最难最煎熬的时候,母亲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,我挺着大肚子与各地医院联系,为母亲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。每逢医院的检验报告单发送过来,我总不敢马上查看,我怕有那种让人绝望的消息。

然而,不幸还是降临,我的母亲最终没有熬过2017年那个冬天。那天,她用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:我要走了,看不到丹丹生宝宝了,你们一定要,把宝宝,抚养好……

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,流着泪握着妈妈的手:“妈,您放心,我们一定会好好把孩子抚养成人,妈!妈!妈啊!”我撕心裂肺哭喊着,可再也唤不回她的回声,我的

“你的女朋友是‘好球’?”我惊讶地问他,他点点头表示应允。

我举起拳头对着他的肩膀打了一下:“好小子,艳福真不浅!”“我就是为了她才要求来乡镇工作的。”同学回答我:“一年来,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,最近又说不要再找她,我想一定是出问题了。”

我这位同学为了追她,主动要求到与她相近的乡镇工作,以便进一步加深感情。而她工作的乡镇是著名的“乌莲贡品”的主要产地。同学为了找借口接近她,每个星期都要买她乡镇出产的莲子产品,还美其名曰,家里人就喜欢吃莲子。他家吃不完,我们家也就有了口福,时时能品尝他送来的四季莲产品。

“最近出了什么状况?”“前两天我去她家,她母亲对我说‘两个人都在乡下,不是长久之计,你们也别再谈了!’”他接着说:“听说有人给她介绍了县里的一个青联书记,发展来势很好,她母亲很满意。”

听完同学的介绍,我“路见不平”的脾气来了,这不太欺负人么?明天去问问她!

第二天一早,我俩就借了两辆自行车,往她工作的乡镇赶。她工作的乡镇不愧为“乌莲贡品”小镇,一路上,成百上千亩的藕田一片接一片。这时才真感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壮丽景象。一路上风含情水含笑,阳光照在高高低低的碧叶清荷上,满池的荷花次第开放,风姿如诗如画般展现,凤舞莲池,花姿摇曳,荷香沁人心脾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只有我的同学心情郁闷,与这荷塘景致极不相称。为了打破这沉默的气氛,我有意问他:“你们是什么时候交往的?”“毕业离校那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六,她准备回家,我觉得再不挑明,就没有机会了。”同学说,“我就直接找到她‘做我的女朋友吧!’”说完后,她没什么表示就离开了,我觉得我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完整,我又追到汽车站再表白了一番。”

听了他的一番话,我突然明白莎士比亚的名言:“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,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,却是用眼睛来恋爱。”应该再加一句:男人用胆量来恋爱的。

来到她工作的乡政府门口,远远地就看

母爱静止在我的31岁!

送走了母亲,两个月以后,女儿糖果降临,我开始了母爱的传承。之前因胎儿脐带绕颈,我挣扎了三天两夜没吃没睡,经历了常人无法体会的疼痛,每一口呼吸都在颤抖。可当听到医生护士们说:你要忍住,不然宝宝在你肚子里会缺氧。我瞬间含泪强忍一切,只愿肚子的宝宝平安。

没有亲身体验做母亲,真的无法体会母亲的辛苦。这两年带糖果带到崩溃的时候,我就会想念我的母亲,想起她的愿望。2021年1月,二女儿蜜果降临,月子里不停地出状况,黄疸特别严重,在医院待了二十天,累得我筋疲力尽。在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我依旧会想母亲,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

如今我尽可能多牺牲休息时间,去陪伴着两个女儿快乐成长。现在糖果会照顾妹妹,会帮妹妹从温奶器里拿奶瓶,会时不时地去摇一摇妹妹的摇床逗妹妹咯咯地笑。有一次蜜果睡着了,我说话声音有点大,她对我说:妈妈说话声音大,会吵醒妹妹的。那一下,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妈妈。

糖果和蜜果这对小姐妹,她们的小名寓意着要像蜜糖一样幸福地成长,我要完成母亲的遗愿,弥补她的遗憾。就像母亲直到最后一刻都守护着我一样,我也要一生守护好她们。因为,我们陪孩子共同度过的每个瞬间里,都藏着她们的未来。

到一位头戴草帽,上身穿一件白色运动衣,下身着一条石磨蓝牛仔褲的女孩站在那里。从她那曲线傲人的身姿来看,不用介绍,就知道一定是她。

握过手,介绍完,这才第一次近距离细细打量眼前这位令全校男生为之倾倒的系花。一头长而飘逸的卷发披在肩上,双眼皮的眼睛闪着令人为之疯狂的顾盼,鹅蛋型的脸上铺着一层淡淡的妆容,不经意的眼影和着两颊调皮的红晕,显得那么的和谐自然。而我的同学在她面前则显得缺乏自信,就像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卡西莫多衬托艾斯美拉达一样。莫非宋玉当年“东家之子,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;著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;眉如翠羽,肌如白雪;腰如束素,齿如含贝;嫣然一笑,惑阳城,迷下蔡”,就是为她写的?难怪我的同学为她如此癫狂。

进得屋来,刚坐下没有说上两句话,他俩四目相望,我的同学就心戚戚然,鼻子发酸,声音嗫嚅。她赶忙支开他:“你先去荷塘边摘几片荷叶回来,中午做荷叶粉蒸肉给‘班长’吃!”“你怎么知道我当过班长?”她莞尔一笑:“你在学校高高在上,瞧都不瞧我们这些人的。”我说:“你才像高傲的白雪公主一样,我们哪敢有非分之想!”

他离开后,她告诉我,她是家里的独生女。父亲身体不好,父母反对她在乡下谈恋爱,希望她在县城找对象,一家人也正好有个照应。前些日子,有人向她母亲介绍了一个在县委工作的小伙,父母很满意。她说:“婚姻问题上,我是绝对不敢违拗父母的,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说完鼻子一酸,泪眼婆娑,哭得梨花带雨。

经她这么一哭,我也手足无措,原来准备的一套劝和说辞一句也用不上,平时舌灿莲花、能言善辩的我哑言词穷了。

这时我似乎明白了鲁迅先生说过的的一句话“贾府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的。”而现实中林妹妹偏偏又有那么多人喜欢。

离开她工作的乡政府,我漫步湖水悠然、荷叶田田的堤岸,回味着他俩的故事,恍然得悟。池塘里芳香无比的荷花可以把人类千丝万缕的感情寄托,每朵荷花都孕育着一个美妙的梦。无论什么阶层什么心境的人,心中都盛开着清雅的荷花,净化着观荷者心灵。而有些莲花天生就是阆苑仙葩,只适合游园静植,凡夫俗子则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”。

鹊桥仙·七夕雨夜

■何衡昭

天低云厚,风高雨急,且看雷霆鸣处。隔窗难见隐星辰,九霄上、有人独语。

织机早歇,鹊群未至,怎奈银河桥渡。相思一载恋牛哥,茫茫夜、却无金露。

桥

■吕振华

乔木伐倒 横跨于水
打造成桥 连接两岸
脚步不紧不慢
时间领着岁月
风风雨雨一路走来

辩证夹杂其中的咳嗽
沉稳是悬壶济世的药方
遵照修桥人立下的医嘱
选定一条河
守候终身

七月花生藤

■朱松生

农历七月,时令进入初秋。

这个时候,我的母亲又在她的菜园子里劳作了。

母亲的菜园子里挂满了修长而翠绿的辣椒、肥胖而暗紫的茄子、细长而淡绿的豆角,还有脆嫩的丝瓜、皱巴巴的苦瓜、圆溜溜的南瓜……灼热的太阳,正照在我母亲佝偻的身躯上,照在我母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。一丝风也没有,知了也停止了叫声,汗水正从我母亲额头上涌泉般地冒了出来。

菜园中间是母亲开辟的一大片花生地,前夜的一场透雨,让花生地变得松软。母亲伸出她那双干枯而粗糙的大手,攥住一大把花生藤用力一拽,地上的花生藤连同地里的花生籽就一同被拔了起来——啊哟,颗粒饱满啊,每一莧都有着结实的花生籽呀!收获的喜悦在我母亲满脸的皱纹里荡漾,也在我母亲甜蜜的心头荡漾……

一片云也没有,天空就像一只扣下来的锅盖,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要歇息一下了!母亲喃喃自语。阳光太强烈了,晃得母亲老眼昏花,也让我年迈的老母亲变得迷糊。

这个时候,坐在菜园瓜棚下歇息的母亲,她仿佛又看到了远在天国里的父亲——那是几年前呀,也是在初秋的七月,也是在这片菜园里,也是在这块花生地,父亲和母亲双双弓着一副老腰,顶着一身的烈日在地里收摘花生。地里的花生藤多密呀,地下的花生籽多殷实呀,收摘后堆起的花生藤多高呀……这一大片花生地终于收摘完了!父亲揉了揉自己隐隐作痛的老腰,轻轻地搀扶着母亲,倚着菜园的瓜棚子坐下来喝水休息。收获的喜悦挂在父母的脸上,收获的喜悦也替代了父母劳动的艰辛!母亲一边喝水,一边撩起衣角擦去满脸的热汗。父亲则悠闲地拿出了自己的烤烟袋,美美地抽上了,阵阵烟雾在菜园子里盘旋,收获后的幸福也在菜园子里盘旋……

天边飞过一只惊鸿,一下子把母亲美好的思绪带得很远很远——父亲有些绝情呀,三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,他一个人独自去菜园子摘菜,却因脑溢血突然发作再也没有回来……从此,母亲一腔思念就永远留在了那个伤心的夏日了。

母亲每次把思绪定格在父亲离去的那个夏日,眼里就会滑落出晶莹的泪点。可那天我母亲却表现出格外的淡定,淡定得让人察觉不出任何一丝异样。

那天,是1996年的初秋,是父亲仙逝后的第三年。那天,母亲正从地里摘了满满一担花生藤,藤上挂满了颗粒饱满的花生。母亲在自家的院子里,一粒一粒地从花生藤上摘下自己的果实。母亲摘得很仔细,很陶醉,也很幸福……摘着,摘着,母亲就看到了天国里的父亲,然后安详地被我父亲接走了……那天,手里还握着花生藤的我母亲,满脸都绽放出幸福的花朵。

七月,初秋,中元节,又到了收摘花生藤的季节了。

我走在家乡广袤的原野上,走到了母亲的菜园子边,恍惚之间,我又看到父亲母亲在花生地里挥汗如雨地劳作了……